

腳，雪地上跳出一凹。他看著眾人好像都不怕寒冷，他的妻子女芬也不耐這種乾寒天氣，直嚷著要回去。仲衍的妻子是朝歌商人之女女芬，與仲衍一結縵八載，育有一子——比干，還是小兒，她和仲衍已經習慣了孟門的錦衣玉食，況且她自小出入有車坐，她不習慣徒步漫遊，也不喜歡單調的冬日雪景，她喜歡熱熱鬧鬧的繁華景象。

起風了，眾人約束小孩，嬖嬖們叫著每一個孩子的名子，娘、姨們清點人數，一行人往回走，回去玉門。冬王遊于淇。

段

姬鮮經營翟，翟地小小，南北數十里，原來僅有百戶居民被姬鮮帶五百勇士奪來，這五百勇士攜家帶著湧進翟地，原有的屋室不夠居住，翟大建居室，姬旦亦來協助。

姬度繼續過著唱歌跳舞的日子，可惜孤竹女文年紀越來越大，她又生養眾多，體態變形，快要跳不動了。

姬鮮和姬旦都有異想，兄弟兩人都去過殷地朝歌，都見識過那裡的繁榮景象，現在他們長大成人了，也都有了經營一地的經驗，他們認為事情大有可為，假以時日，用蠶食法，逐步潛近殷地朝歌，早晚能將殷地朝歌納為己有。屆時，他們都能達到心中想要的目的。

1 結縵：親結其縵，指明媒正娶之婚，結婚。

他們召集群眾築屋結廬，安置西歧來的羌民。姬旦在程邑牧民多年，深得箇中滋味，他每每請養娘女醫景為居民治病，先獲得人民信任，再派女勒前去暗示、明示程邑的部民們，需要每歲納糧以保安康。

部民老實，覺得女勒所言不無道理，也承女醫景的情，況且一冬只納一擔糧，還好，都負擔的起，也就如約而行，程邑部民歲歲如此，形成慣例。

燕京戎是女醫景的故鄉，女醫景早就回家去看過了。父母親都已經年老，家中兄長照護爹媽都好，她沒有不放心的。只是，燕京戎時有殷地朝歌商人和醫者來，他們才不理會西歧西伯侯納貢納糧的命令。他們都知道殷地朝歌商人是自由之民，而自己也是自由之民，燕京戎的老族長被季歷氣死了，無人願意擔任族長。西伯侯上位之後，對燕京戎也一樣放任不管，他只要女人，燕京戎族根本不理會西伯侯姬昌。

西伯侯要求燕京戎進貢糧食，多年來毫無消息，直到姬旦經營程邑以後，由養娘去求族人，多少送些物件給那個貪心的西伯侯，那怕是一點點草藥也行，讓女醫景好做人。

燕京戎族有人同情女醫景的遭遇，多少給一點曬乾的糧食，有些人家不肯給，女醫景只求有、不求多，集腋成裘。

姬旦將燕京戎的貢物夾雜在自己程邑的貢物中，一起運回西歧，西伯侯姬昌得了貢物糧食，多少緩解了蒿宮的糧食消耗，也就不追究了。

姬旦夾雜在西歧羌民中顯得矮小瘦弱又無威儀，有時候喊破喉嚨都無人理會，姬鮮粗枝大葉，雖然力氣強大卻腦袋空空，平時常常發呆仰著頭不理人，時間久了，翟地的西歧羌民也亂

哄哄自以為是，根本不聽使喚。

姬旦跑回家，將自己多年來私藏的物件取出來戴在頭上。

姬旦私藏了妻子女勒的頭髮！女勒髮長濃密，每日梳頭總會掉髮，姬旦曾經要求女勒剪下頭髮給他，被她啐了一口，女勒死都不肯剪下自己的長髮。於是姬旦只好每日收集妻子的長髮。時日久了，也讓他收集了不少，足以梳成髮髻。

姬旦將髮髻戴在自己頭上，用髮簪固定，居然不行！

他將自己的長髮梳到頭頂，轉折握住，再將女勒的髮髻子塞進頭髮的折處，用繩子綁好，才堪堪可看。

姬旦戴著假髮出門！平常男子都是垂髮紮辮子，這次他別出心裁，將頭髮束起綁在頭頂上，突出一個髮髻，與眾不同。

這樣一來，他和其他的男子明顯有了差別，可以引人注目。

姬旦說話終於有人聽了。但是，每一個人看著他說話時，都顯得神色詭異。

姬旦稱這種頭髮形狀為——段。姬旦發明了——段。